



漫遊與獨舞

九〇年代台灣女性散文論集

應鳳凰／編

漫遊與獨舞

九〇年代台灣女性散文論集

應鳳凰／編

漫遊與獨舞：九〇年代台灣女性散文論集 /
應鳳凰 編 .-- 一版.-- 臺北市：秀威資訊
科技，2007.10
面；公分.-- (語言文學類；AG0073)

ISBN 978-986-6732-10-2 (平裝)

1. 臺灣文學 2. 女性文學 3. 散文
4. 文學論文 5. 文集

863.207

96017216



語言文學類 AG0073

漫遊與獨舞 ——九〇年代台灣女性散文論集

編者 / 應鳳凰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賴敬暉

圖文排版 / 黃莉珊

封面設計 / 林世峰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7 年 10 月 BOD 一版

定價：42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7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目次

第一輯 女體／國族的認同書寫

簡嫔《天涯海角》中的歷史書寫與雙重認同	陳滢州	1
---------------------------	-----	---

從女性到母者到大愛追尋

——試論簡嫔書寫女性生命史的歷程及突破	郭漢辰	25
---------------------------	-----	----

自我是唯一的救贖：論女性主體重構

——以鍾文音散文為分析對象（1999-2006）	朱于君	51
--------------------------------	-----	----

第二輯 戀物／記憶的「歷史」書寫

完美的存有：家族書寫中的戀物意象

——以《戀物人語》、《昨日重現》作為探究對象	林唯莉	81
------------------------------	-----	----

記憶書寫・書寫技藝

——鍾文音《昨日重現》	陳奕翔	99
-------------------	-----	----

絕美再起

——周芬伶《絕美》《汝色》比較	呂佳蓉	123
-----------------------	-----	-----

「眷物無斃」的她

——試析周芬伶散文書寫中的「戀物」意涵	林蔚穎	139
---------------------------	-----	-----

第三輯 時間／空間的「旅行」書寫

雄辯與絮語

——試論柯裕萊《青春無法歸類》中的對話關係	沈芳序	167
-----------------------------	-----	-----

城市節拍，各自漫舞

——試論《恍惚的慢板》與《惚恍》中台北地景的現代性隱喻……高維志 179

《你不相信的事》

——張惠菁的時間世界……黃秀穗 199

一種餵養記憶的方式

——析論達德·拉凡·伊芭書寫中的空間隱喻與靈性傳統……徐國明 213

漂移國度，濫情塵世

——論胡晴舫散文中的她／他者群像……林文冠 239

第四輯 傳統／新意的飲食書寫

「漫遊者」蔡珠兒

——論蔡珠兒散文……王國安 255

走出低迴傷逝，細嚐異國滋味

——試論從林文月《飲膳札記》到蔡珠兒《紅燜廚娘》的飲食書寫……吳云代 279

「飲食之外」

——徐世怡《流浪者的廚房》中飲食散文的隱藏主題……黎俊宏 297

第五輯 文學／社會的多元對話

土地信仰：論「南方綠色革命」自然寫作社群……李友煌 315

簡嫔《天涯海角》中的歷史書寫與雙重認同

陳滢州*

摘要

歷來探討簡嫔的文學成就，主要專注在自傳體、女性書寫、詩化語言、修辭技巧等方面的分析，論者們已談論了不少。相對於先前的作品，有關《天涯海角》的評論卻是另闢蹊徑，紛紛轉向探究這部散文中具足的歷史感，無論是躍然紙上的家國歷史，抑或迂迴曲折的簡氏家族史。例如方杞譽之為「開創現代散文領域罕見的史傳式長文」，何寄滄稱之為「『史詩』式的文本」，在在強調其散文承載歷史的成功。這樣一部「歷史散文」所引發的問題，焦點不應單單放在創新的重要性上，而是背後所隱含的深層意義。是故，筆者想要提問的是：何以散文能夠呈現出如大河小說中所鋪陳推展的歷史縱深？何以簡嫔執意使用散文來負載歷史的深沉？另一方面，在書寫歷史的過程中，作者又不時透露出身分認同的思索，為何一位「本省」作家對於本土基本教義派的「血統純正說」感到焦慮不安？

本文以三個部分來談《天涯海角》中的歷史書寫。首先，藉由簡氏散文中的跨文類現象，亦即其融合詩與小說的技巧，積極進行實驗，開展更為自由的散文。因此，《天涯海角》能以散文擔負書寫歷史之機能，能夠很順利地開展。其次，實際放到具體篇章〈朝露〉來觀察，除了情節鋪陳、虛實相掩、人物對比等成功地突顯出歷史散文的優點外，簡嫔更觀照到最基層的平民百姓在歷史現場的不安與無奈。最末，透過對《天涯海角》中簡嫔展現的兩種認同（本地思維與宗族源流）的分析，觀察作者揭示身分認同之多元、變動特性。在尋求血統純正與否的解答過程中，她將歷史追溯、母系想像與父系尋根為主題來呈現，從而揭露「血統純正說」的荒謬；

* 現就讀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班。研究範圍為現代詩、文學史與論戰、文學思潮等。著有碩士論文《七〇年代以降現代詩論戰之話語運作》。

不過，卻也落入了另一個本質論的陷阱——起源迷思。對此，或許我們可以說：雖然簡嫔推翻本土基本教義派本質論述的用意可佳，可惜仍是一種本質論的書寫策略。

關鍵詞：簡嫔、《天涯海角》、歷史書寫、身分／認同（identity）。

盡情謳歌之後

願 這土地

得庇佑

——簡嫔

一、前言

自從 1985 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水間》之後，迄今創作不懈、產量豐沛的簡嫔，在每個寫作階段都呈現出不同的散文面貌。透過文類間的跨越與挪用，簡氏風格的文本雖以散文為基調，卻又帶有強烈的詩化語言、虛實互涉的小說情節，其中以《女兒紅》、《胭脂盆地》最為顯著。2002 年 3 月《天涯海角——福爾摩沙抒情誌》出版，標示著簡嫔散文邁向一個新的里程碑。該書收錄自九〇年代初期到 2001 年的作品，整體而言，文類界線更趨模糊，如大量小說敘事體的運用、報導文學式的史料堆疊；書寫議題多元且更異於往常，包含父族姓氏的起源追溯、先祖來台拓墾與母系源流的想像、島嶼人文生態的關懷、前人守護家園的懷思等，這種濃厚的家國史詩式書寫，確實不同於其他同期的女性散文作家。這本書的出現，不僅暗合了九〇年代以來女性作家在家族史上多所著墨，其以散文達到超越散文所能承載的主題，這在女性散文發展史上可以說是一大創舉。

歷來探討簡嫔的文學成就，主要專注在自傳體、女性書寫、詩化語言、修辭技巧等方面的分析，論者們已談論了不少。相對於先前的作品，有關《天涯海角》的評論卻是另闢蹊徑，紛紛轉向探究這部散文集中具足的歷史感，無論是躍然紙上的家國歷史，抑或迂迴曲折的簡氏家族史。例如方杞譽之為「開創現代散文領域罕見的史傳式長文」¹，何寄澎稱之

¹ 方杞〈悲愴的宿命神主：簡嫔《天涯海角——福爾摩沙抒情誌》的寫作背景〉，《聯合報》聯合副刊，2002.8.9，39 版。

為「『史詩』式的文本」²，在在強調其散文承載歷史的成功。這樣一部「歷史散文」所引發的問題，焦點不應單單放在創新的重要性上，而是背後所隱含的深層意義。是故，筆者想要提問的是：何以散文能夠呈現出如大河小說中所鋪陳推展的歷史縱深？何以簡嫔執意使用散文來負載歷史的深沉？另一方面，在書寫歷史的過程中，作者又不時透露出身分認同的思索，為何一位「本省」作家對於本土基本教義派的「血統純正說」感到焦慮不安？這些以往都沒有被關注到的面向，將在本文中進行探討。

二、破文類：簡嫔散文中的跨文類現象

以文學手法來書寫歷史，古今中外歷來咸以小說敘事體為主要文類。為何簡嫔執意使用散文來進行這項艱鉅的工程？竊以為，除了散文本身具有的特質之外，簡嫔重新賦予了散文嶄新的定義與跨文類的創作技巧，使得散文足以承載宏大敘事如家國歷史、小至家族史的創作主題，而得以成為可能。以下，便試圖從文類跨越、簡嫔定義下的散文來進行探討。

（一）以「破文類」來看簡嫔散文

關於簡嫔散文中的文類變形，筆者擬以「破文類」概念來看待這種跨文類現象，作家能在互相挪用的文類書寫中得到新的可能，而讀者也將在摸索、闡釋與再創作等閱讀過程中獲得回饋（feedback）。由於簡嫔著作甚豐，文學語言與文類創作都呈現出非單一散文文類定義可承載的技巧與風格，因此能予以大量檢測，並進行細部探討。筆者發現，簡嫔文本中呈現出多種流離份子，能夠以游牧³形式從散文跨越到其他文類如詩、小說。更

² 何寄澎〈「史詩」式的文本——我看「天涯海角：福爾摩沙抒情誌」〉，《聯合文學》19卷9期=225期，2003.7，頁74~75。

³ 本文中的「游牧」，不完全取材自德勒茲與瓜塔里所發展的游牧理論，只是作表面的字義挪用。

因為本身中文系學院養成背景，使得文字能夠壓縮到文言、甚至艱深晦澀的地步，閱讀過程中一般讀者常須辭典在旁，否則恐一字之差，差之千里。這種游牧於白話、文言間的偏離方式，又不似男性作家如王文興《背海的人》、李永平《海東青》最終走進語言艱澀不可自拔的文字胡同裡，簡氏始終能夠自由跳脫。文／白，散文／詩／小說，感性／理性，男性／女性，個人／國族，這些原先一刀切的界線，在簡嫔文本中急速瓦解，沒有中心，也就沒有對立。當游牧書寫在她底文本生產過程中奏效，她又會以另一種方式進行游牧。以形式技巧、內容性質分類的意識流散文、小說體散文、詩化散文、哲理散文⁴等，已不足以指稱簡嫔的作品，筆者認為以「破文類」這種跨越文類的文字游牧現象來談簡嫔，或許能夠得出較為妥適的結論。

早在八〇年代，文類之間開始打破各自的疆界，擺脫令作家窒息的困限，這種情形尤其在散文上面特別明顯。跨越文類是文學發展過程中成熟期之後的必然趨勢，散文作為一種詩與小說的過渡文類，能夠吸取兩種文類的精華，加以轉化而呈現諸如融合、碎裂、拼湊與再解構等不同的書寫策略。在這種情形之下，產生一種跨文類現象，消除文類之間的界線，使得文類劃分不再被視為首要。對於這種跨越既有文類而產生文類交混的現象，不同於一般論者所提出置放於散文底下的一個次文類，筆者的看法與林耀德相似。

1995年10月，林耀德發表〈傳統之軸與前衛之輪——半世紀的台灣散文面目〉。在回顧半世紀的台灣散文發展之後，他憑藉著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辮子〉標舉「現代散文」、張秀亞〈創造散文的新風格〉提出「新的散文」這兩個例證來說明散文作家對「現代性」的追求，並延伸到自己有關跨越文類的思考：

⁴ 詩化散文，將寫詩的意象、象徵等手法用在散文上，故有詩化散文。哲理散文，以講故事講哲理，寓言式的手法寫散文。

台灣當代的散文並沒有脫離文壇互動成長的激流急浪，所有不同的文類並非孤絕獨立發展而形成軍事上所謂「孤立區域」(pocket)，而是處於互相震盪、彼此影響的宏大脈絡中。⁵

雖然出發點相同，但相較於林氏使用軍事概念去談，筆者乃將文類視為一種「國族」的角度來觀察。在筆者看來，各個文類（國度）並非壁壘分明，城牆早已傾頹、護城河也已乾涸；各文類中不同元素（族群）自由出走、互相交流，甚至有繁衍後代——混血文類的結果產生。也就是說，把文類或文體當作國家與族群來理解，我們可以發現：縱然小說有小說的一套書寫模式、詩有其獨特的美學形式，散文也可以只停留在傳統定義下的寫作模式；然而，當散文向其他文類借鏡時，它可以充分截長補短，突破既有形式而作出異質的展演。因此，本文借用陳光興「破國族」論述⁶來討論這種跨文類現象，而擬稱以「破文類」。

早在八〇年代初期，林耀德曾提出「破文類」以發展其「都市散文」、「都市文學」概念；此處的「破」，意為「打破」固有疆界來豐富文學成果，特別是指能對散文能多所助益：

「破文類」，意即打破各文類的固有界域，互相借取彼此之長以補原來之短，小說的虛構、詩的跳躍、戲劇的張力無不可以滲入散文創作思維，使得散文的文類框限和「刻板印象」得以解除魔咒。⁷

參照陳光興「破國族」(Post-nation)的邊緣文化想像，筆者則進一步將破文類的「破」，提升到post(後)的層次來談。如此一來，從破文類的邊緣想像出發，「破」就有著至少以下三種意義：一、破除文類間的壁壘分明。

⁵ 林耀德〈傳統之軸與前衛之輪——半世紀的台灣散文面目〉，《聯合文學》132期，1995.10。後收錄於楊宗翰主編《林耀德佚文選Ⅰ——批評卷·文學評論新世代星空》，中和：華文網，2001.10。此處援引該書，頁205。

⁶ 陳光興提出「破國族」概念，主要是以反對「台灣國族主義」而發。不過，在此筆者僅是挪用他的「破」概念，並不必然同意其破國族論述。參見氏著〈帝國之眼：「次」帝國與國族——國家的文化想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7期，1994.7。

⁷ 林耀德〈傳統之軸與前衛之輪〉，參考同註5。

二、打破文類必然性的迷思。三、打破文類後的想像空間是一群「破爛」的文類存在著⁸，這種破文類創作無須在既定的文類限制下綁手綁腳，而可漫無邊際地、隨心所欲的書寫。以「破文類」來探察八〇年代以來的散文跨界現象，頗有可資發展的空間。簡嫔的文本，事實上就是最典型的破文類文本。

然而，以此來看簡嫔文本時，必須注意：在破除文類間界線時，她始終非常堅定、明確地以散文作為基調來進行創作。這歸因於她的散文定義是相當獨特的。如果「破文類」可以作為她文本面貌的詮釋，那麼簡嫔定義下的散文——自由、沒有固定形式的散文——則再度證實了游牧或者游離於文類間的現象，暗合著作者的創作心態。

（二）簡嫔的散文定義與實踐

較之詩與小說，散文向來被視為真實性較高的、較貼合現實生活的、書寫著作家個人經驗的一個文類。鄭明嫻在《現代散文》中，對此有著適切的說明：「傳統的散文觀念總以為散文必須出自創作者生活的主觀心靈，必須以切身的情思見聞做為素材的唯一來源，甚或在散文的內容中意圖搜捕書寫者個人的傳記資料，要求散文家以全真、紀實的任務。」⁹不同於既定的散文概念，簡嫔曾在與鄭明嫻的對談中表示：散文創作並不和實際生活經驗之間沒有距離。畢竟，創作活動與現實生活經驗本來就有極大的差距。因此，她試著解釋一般人既存的散文定見：

散文容易被冠上寫實的面貌，可能跟長久以來我們閱讀或創作散文的習慣有關係，而我寧願將它當作一個文類，在裡頭可以有許多虛構的成份、創造的活動，甚至不一定要寫自身生活經驗中的東西，

⁸ 此處參照陳光興解說「破國族」論述「破」的意義，並加以修正。參考氏著〈帝國之眼〉，參考同註6，頁210。此處的「破爛」，筆者認為原先散文文類的組成份子，在打破文類之後，呈顯出其本來面貌——不受規約拘束的，而非整體一致的。

⁹ 鄭明嫻，《現代散文》，台北：三民書局，1999.3，頁333。

也就是說這些材料可以經過處理，而用散文這文類去表現，因此它允許很豐富的實驗方式。¹⁰

簡嫔在這段談話中點出散文作為一個文類，其創作過程中必然有些虛構與想像的成分，它不見得那麼的「真實」。既然是文學活動，散文可以具有若干虛構性¹¹，就無須去強調現實中實際的經驗；然而，虛構的部分也必須拿捏得宜、恰到好處，如同簡嫔所言：「散文是虛虛實實，純粹虛構會失去散文的趣味，全部屬實又會陷入乏味」¹²。在同一篇文章中，她認為散文的優勢在於本身即「是掙扎格局的、限制的，帶有狂野、自由的發展的可能性」，因為它含有許多實驗的可能性。¹³這些說法都指稱一個新的概念，散文是一門充滿種種可能的實驗性文類。原本就是妾身未明、身分曖昧的散文，經由簡嫔不斷地實驗創作，呈現出獨特的簡氏風格。

既然散文是可虛可實的，以創作來觸探、來認知散文為何的簡嫔，便進一步借用了強調虛構、想像的詩與小說兩個文類之創作手法。她在一篇訪談文章中，就這麼說到：

故事強的散文，可以有小說的影子。那麼我是不是也可以以另一種比較精巧、銳利的文字、帶有詩的意象與詩的語言技巧來表現散文，這種詩式的散文，就會傾向於情感焦點模糊，意象轉變神速與語言應用較晦澀。¹⁴

¹⁰ 蔡素芬紀錄〈鄭明嫔、簡嫔對談散文創作〉，《國文天地》4卷2期=38期，1988.7，頁67。事實上，在對談過程中，鄭明嫔便表達了她與簡嫔相似的散文觀。有關這點更深入的探討，可參考陳進益〈讓散文自由——論簡嫔對散文的幾點看法〉，《清雲學報》22卷2期，2002.12。

¹¹ 鄭明嫔曾經論述到前人對散文虛構性的抑制與否定：「歷來無人討論散文的虛構美。五四以降，絕大多數散文理論家否定散文的虛構意義及價值，自然不會同意散文有虛構之美。」參見氏著，《現代散文》，同註9，頁332。

¹² 林麗貞〈誤入散文「歧途」——簡嫔談散文創作（下）〉，《自由時報》，2001.6.19，35版。

¹³ 林麗貞〈誤入散文「歧途」——簡嫔談散文創作（上）〉，《自由時報》，2001.6.18，35版。

¹⁴ 黃瑞琴等五人合撰〈從一滴問號之姿的水到隨性自在的下午茶——作家簡嫔訪談

因此，當簡嫔在處理不同題材的時候，會根據不同需要而融入詩或者小說技巧，並以此對文章進行機能調節。在接受李瑞騰的專訪時，她仍然表達了一貫的看法：

隨著不同階段的實驗和閱讀，發現形式是人所賦予的，就像誰都沒有辦法告訴我什麼是散文，我只要把自己的散文寫出來就是，所以依據不同題材的需要，我會做比較自由的變化，所以有些東西寫起來有點小說傾向，有的作品又似詩的表現技巧。¹⁵

經過不同時期的實驗與創作的累積，簡嫔運用詩與小說技巧來豐富散文，以此打破既定散文定義的邊框，例如融冶詩、散文、小說於一爐的《女兒紅》，以「密語」和「紀錄片」交織而成的《紅髮仔》等。如此求新求變的創作題材與書寫技巧成就了簡嫔文本，它們具現了每個實驗的可能，也在一次次讀者熱烈迴響之下，成功地說明散文能夠自由跨越到其他文類，並標示出傳統散文未能負載的文字密度與戲劇張力。

《天涯海角》的出版，更進一步將歷史敘事帶入散文。除了表現出獨特歷史書寫的散文景觀外，藉由這些文章，簡嫔也扣連到自己對於身分認同的深層探視與思索。此為先行研究甚少關注之處，以下則分別就該書的歷史書寫、作者的雙重認同來進行論述。

三、獨特的歷史散文

《天涯海角》一書概可分為三輯，各輯三篇。在第一輯中，〈浪子〉、〈浮雲〉、〈朝露〉分別是獻給先祖、母靈、一八九五年抗日英魂的文章。〈浪子〉一文在於描述父系簡姓先祖渡海來台之事，以及自己前往「原鄉」尋根探

記》，《文藝月刊》249期，1990.3，頁23。甚至早在1987年，在與陳幸蕙的對談中，簡嫔便認為散文能允許實驗，具多重性格，也可挪用小說的技巧。參考〈從生活現實到生命實現——陳幸蕙、簡嫔新銳對談〉，《聯合報》，1987.5.24，版。

¹⁵ 楊錦郁紀錄整理〈從極地出發，終歸於幻滅——李瑞騰專訪簡嫔〉，《文訊》96期，1993.10，頁98。

源的記事。〈浮雲〉則是在描述一則噶瑪蘭族女性與來台拓墾男子間的故事。〈朝露〉透過大量史料與文學想像，再現了簡大獅等人的抗日事蹟。顯而易見的，此輯著重在歷史紀傳書寫上。

第二輯較屬地理誌書寫的呈現，計有〈天涯海角〉（給福爾摩沙），及其附錄〈秋殤〉（為一九九九年九二一震災而作）、〈水證據〉（給河流）等三篇。其中除〈秋殤〉為震災而書的招魂之作外，悉皆舊作加以增補而成。〈天涯海角〉傷逝島嶼生態環境的破壞。〈水證據〉表面上悼寫蘭陽溪之死，然則卻隱含有指稱台灣所有河川之意。大體來說，此輯在於關注生長於斯的這塊土地。

在第三輯中則是回到小我的抒發，可視為成長故事之屬，分別為寫給童年的〈初雨〉、給少女與夢的〈煙波藍〉，以及給愛情及一切人間美好的〈渡〉，由於多用比興手法而非一般白描式書寫成長故事，通篇鋪陳出一種「淒迷」之感。¹⁶首篇回憶童年往事，第二篇假託兩個少女的對話來引發少女及其夢幻紀事，第三篇描寫好友母親的愛情與一生，此一超越族群與年歲的艱辛愛情歷程，雖是小我，卻也隱含著簡嫻對普世愛情議題的探究。

因篇幅有限，本文將焦點放在第一輯有關歷史書寫部分。本節所處理的部分在於陳述抗日歷史的〈朝露〉一文，藉以從中觀察出簡嫻所欲訴求的背後意義；至於〈浪子〉的父系先祖來台拓墾史、〈浮雲〉中虛構母系根源的畫面，雖然也有濃厚的家族史及母系根源建構，然而，由於兩篇皆涉及作者對身分的思索與焦慮，而呈現出交混的雙重認同，筆者擬置放在下節一併進行專題探究。

雖然簡嫻《天涯海角》非開歷史散文之先，張瑞芬表示早在1991年林文義便已出版《關於一座島嶼：唐山過台灣的故事》¹⁷，但此作卻是女性散

¹⁶ 吳鳴〈深沉的歷史書寫——《天涯海角》簡嫻著／聯合文學出版〉，《中央日報》「中央副刊」，2002.3.18，19版。

¹⁷ 張瑞芬，《未竟的探訪：瞭望文學新版圖》，台北：麥田，2002.12，頁207。

文作家的首次嘗試；並且就文學表現方面而言，無論結構與技巧都比前者來得更為純文學，值得我們去探究其間文學性與歷史性的密合與否。

向來書寫歷史的文類，除卻報導文學、紀實文學之外，以濃厚文學性來鋪展歷史議題者，在小說方面有歷史小說，在詩部分有所謂的史詩；以散文筆調來鐫刻歷史之厚重，遲至九〇年代以降方才有所嘗試。簡嬪自創作之初便選擇以散文做為創作的文類，迄今不改，唯散文在她看來是更具可塑性的、相對而言較為自由的、發揮空間頗大的一個文類。如同前文所述，以散文為基調，她借用了小說與詩的語言、結構與技巧來進行創作，這些實驗豐富了散文的內涵。《天涯海角》的出版，使得簡嬪邁向一個新的里程碑，能以散文承載如此厚重之歷史敘事與情感，放眼文壇確實不多。政大歷史系教授吳鳴在書評中說到：「這本敘事內容多樣、文字色彩豐美的散文集，堪稱是重量級之作，作者的觸角寬廣，歷史縱深悠長，文字植基於宋詞之疊宕婉轉，兼具雄渾與纖柔之美。」¹⁸誠哉斯言！竊以為，基於作者中文系的學養背景以及文字的高度掌控能力，使其長期以來的美文式表現依舊流暢，不因書寫歷史而有所窒礙。

〈朝露〉副題為「獻給一八九五年抗日英魂」，作者透過史料耙梳與文學想像，再現了乙未割台簡大獅等人的抗日事蹟。文章是從原鄉尋根之旅（下文將提及的〈浪子〉）無意間遇見一塊「簡大獅蒙難處」碑談起，促使她開始對甲午戰敗、乙未割台的台灣歷史興起一絲追溯的念頭，以及思索簡大獅等人的抗日動機：

讓我跨過簡大獅的屍身，跨過滿坑滿谷的骨骸回到一八九五年春天。我儘量做一個靜默的旁觀者不踏破任何一朵浪、不驚動一草一木，我只是想弄清楚給自己一個交代，我們做子孫的如何生，而他們怎麼死？¹⁹

¹⁸ 吳鳴〈深沉的歷史書寫〉，參考同註16。

¹⁹ 簡嬪〈朝露〉，《天涯海角》，台北：聯合文學，2002.3，頁74。

乙未割台的消息一傳到台灣，當地士紳無不悲憤不已，試圖作最後的抵抗；然而等到日軍壓境，官員豪紳們相繼內渡，此時在島嶼上抵抗源源不絕的日方海陸軍者，實為部分基層的老百姓。話說老百姓應該是最希望能夠有一太平盛事的，實際上誰來治理，沒什麼區別。那麼，究竟為何而戰？簡嬪向我們訴說，人生中比「生存」更重要的就是「尊嚴」，他們為了活得有尊嚴而戰。隨著行文演進，作者從多種人物對比來烘托出這段歷史，例如來台傳教的馬偕與日本海軍大將（首任總督）樺山資紀，抵抗日軍的將領吳湯興與協助日軍的商人辜顯榮，史書上無名無姓的老百姓與台灣民主國正副總統唐景崧、丘逢甲的倉皇離台……這就是大時局下的歷史，有人熱愛島嶼付出他的一生，有人苟且偷生；有人趁機攀附異族、造就一生繁華，有人則為了自己的尊嚴而戰、客死異鄉。

簡嬪批判了高官厚祿者貪生怕死，知識份子、社會精英惜生保命，富商巨賈擁丁自保，將帥們紛紛劃地自限、消極應戰，她提醒我們如果當時人人為了一己之生存、沒有反抗、甘願接受異族統治，我們該如何看待這段歷史呢？

「斯土斯民」之所以壯麗動人，乃是有無數英靈以熱情澆灌之、以生命肥沃之，於漫長時間裡煉出一塊土地、一座島之奇特風景與骨性，而後世代綿延，巍巍然一棵歷史樹伸枝展葉——有先祖為尊嚴與生存而奮戰的枝幹，有先知、哲人為正義與公理而獻身的血色花葉。於是，當後世子孫回頭找尋自己的身世時，抬頭看到這顆高聳入雲的歷史大樹，震撼、讚嘆，剎那間初發心，也要把一切榮耀歸諸於這樹。²⁰

有關這篇血淚交織的歷史散文或整本書中，林奇伯認為若吹毛求疵地品評：可能因為過於強調歷史的記述，與簡氏其他文本中柔情萬千的文字

²⁰ 簡嬪〈朝露〉，參考同註19，頁135-136。